



朱清与海上漕运(上)

□黄俊生

1271年，忽必烈建立元朝，定都于今天的北京，号大都，以与草原上的上都区别。大都与上都都是元朝的政治与外交中心，皇帝在两地轮换居住处理政务，而政府机构、百姓商贾纷纷迁往新都，一个拥有50万人口的大都市迅速形成。这样就带来一个问题，政治中心在北方，经济中心在南方，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分割，“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于江南”（《元史·食货志》），这样，长江三角洲一带的钱财、粮食、海盐等只有依靠漕运，大运河就成为唯一的运输线。可是，元代时的运河浅隘，不容大舟，有些地段还要将粮食从船上卸下，走陆路，车运一番，然后再上船，相当不便，而且运输量小，损耗大。无奈之下，朝廷只得动用民夫，开挖新河，引海水来提升运河河道。这种方法劳费不菲，效果却微乎其微。

就这样，局面勉强维持十来年，公元1283年春天，新河工地的劳动场面依然十分壮阔，上至忽必烈，下至河工，都把扩大运河运输能力的期望寄托在这项工程上。一天，一位官员急匆匆、气喘吁吁、兴高采烈地一路跑来向忽必烈禀报：“不用挖新河了，海运船队到了！”说话间，一支由60艘海船组成的船队，装载着46000余石粮食，从江南太仓出发，经南通州出海，扬帆颠簸，抵达大都东郊北通州。押运这批粮食的，是曾当过海盗、出生于时属通州姚刘沙（今上海崇明）的朱清。

这条海上航线，朱清6年前走过一次。至元十三年（1276），元宰相伯颜率军

灭掉南宋后，命朱清押送南宋皇宫的袞冕、符玺、图籍、宝玩等，由海路运往大都。伯颜之所以选中朱清，因为他曾是海盗，熟悉海上情况，有航海经验。元人刘頔《隐居通议》卷三十介绍：朱清“本樵夫，乘乙亥丙子伯颜入临安之时南北云扰，入海剽劫啸聚，凡所杀掠，皆富商巨贾，由是大富”。

朱清少时曾不堪富户盘剥压榨，愤而将其杀之，潜逃去贩私盐，又被南宋官府追捕，遂入海成为商贾闻名胆寒的巨盗。他频频纵舟入洋，曾到过沙门岛（山东烟台）、高丽（朝鲜）、文登（山东半岛东部）、燕山碣石（葫芦岛）等海域，长年闯荡海上，不仅掌握了精巧的水上航行技能，而且熟识了长江口南北水道及各岛门户，对何处有险情、何处可过船、哪里有潜流、哪里有暗礁，了如指掌。雍正年间《崇明县志·朱清事迹》记载：

往来飘忽，习以为常，东北海道，遂无不熟。

那次海上运送宝籍，朱清选择沿海岸线航行，航程13000里，历经无数个激流浅滩，两个月后到达大都，元世祖忽必烈由衷赞叹：

古云北人骑马，南人驾舟，朱清真海上奇人也！

这次航行，使朱清成为海上运输线的开拓者。人生经验丰富的朱清，见到南粮北运的窘迫局面，意识到建功立业的机会到了。他主动请缨，请求承担由海路向元大都运送粮食的任务。1282年，他如愿领命。

有了上回航海的经验，朱清知道，仅凭普通船只，想顺利航行万万不能，于是，他

奏请朝廷建造大型沙船。忽必烈不知沙船为何物，朱清解释说，沙船船身扁浅宽大，船底平，方船头，方船尾，船面少建筑，使重心低而受风小，航行平稳少颠簸，特别适宜在沿海行驶，即使不慎搁浅，也因底平而不易倾覆。加上沙船多桅多帆，行进快捷，两舷装置水板，有助于把握航向，逆水航行时也不会发生横漂。元世祖忽必烈闻言大喜，令他与上海镇总管罗璧督造沙船60艘。

朱清选择太仓浏河港为造船基地，绘制沙船图样，采购上好材料，征召能工巧匠，打造大型沙船。他勤于职守，用心巡视督察，即便细小处也不放过，务使条条沙船合乎规格。

至元十九年（1282）隆冬，历史上前无古人的海运壮举拉开帷幕。朱清在太仓浏河港装粮，大船装载1000石，小船装载300石，每船安排16名监运水兵。朱清出海航行的消息在通州传扬开来，船工们纷纷报名，跟随朱清出行。朱清喝下乡亲们的壮行酒，亲自在前开道，由张瑄殿后，从太仓浏河港启碇。张瑄早年也是个混社会的引车卖浆之徒，追随朱清成海盗，又与朱清一起归顺元朝。

海运漕粮船队在朱清的指挥下，绕过崇明西沙，经通州海门县东岸的黄连沙头、万里长滩，沿着海岸线北上，经淮安、盐城，转过山东半岛最东端的成山角，进入渤海湾，入海河口，历时四个月，于第二年春天，到达直沽港（天津港）。

这次航行，与6年前的线路差不多，基本傍岸而行，随时有搁浅、触礁的危险。亏

得朱清熟知沿途的水情地貌，全神贯注观测领航，曲折蜿蜒，避开无数个沙洲、暗礁、漩涡。虽然多次船翻粮沉，但最终，首次海运漕粮获得成功。

海运漕粮首航成功，忽必烈大悦，专门设置了负责海运的“运粮万户府”，朱清由管军千户擢升为海道中万户，从此，他官运亨通，一路飙升，直至江东道宣慰使、江南行省左丞。就在朱清运粮船队抵达大都之际，民族英雄文天祥在元大都慷慨赴死，他以忠肝义胆的民族气节，铸就有宋一代最后的风骨。

朱清是个善于总结与不断进取的人，他觉得首航的线路太长、太险，一次航程费时几个月，途中险滩漩涡像一个个陷阱，时刻准备吞噬运粮船。他精心探索着，想寻找一条最佳航线。渐渐地，新航道在他心里慢慢形成，他断定，如果避开海岸，船队进入深水洋面，即便逆风，一月可达。于是，他亲率船队，再次扬帆，出长江口，往北驶过万里长滩后，朝东北折向大海深处的青水洋，再穿过黑水洋，绕过成山角，进入渤海湾抵达直沽。接着，朱清对新航道又作修正，使船队10天就到达大都，粮食年运输量从10万石猛增到330万石，粮食损失率由百分之十五降低至百分之二左右。

《南通传》连载第四章 通济天下：因盐而兴的黄金水道



季恺家书示清俭

□苏中

初春午后，小雨才止，白云渐来，我怀着崇敬的心情，走进位于东大街药王庙中古朴亮堂的季恺事迹馆。在一张柜子里，透过玻璃隔断，我看到一张字迹清晰的家书。那是如皋籍老革命、统战尖兵——季恺于1964年8月书写的《书怀示儿女》：

养尊处优者，壮志易沉沦。享乐终堕落，利令智慧昏。勤劳兼勇敢，民族古风尚。生产和杀敌，当仁应不让……

季恺的手泽，多有连笔，潇洒飘逸，激情与真情，像恣意的小河，流淌于字里行间。我伫立一旁，不舍离去，思绪万千。古诗云：“家书抵万金。”这份特殊的家书——《书怀示儿女》，尽管不是写于烽火年代，但是分量在我的心中要重于“万金”。悠悠亲情，字字育人，望着一页家书，最后融入我脑海的只有金光闪闪的两个字——清俭。这正是季恺为人 为官的真实写照，也是这份家书留给后人的生活真谛。我侧脸转眼，就见到一个鲜活的写照佐证——一个饱经风霜的皮箱。

那只又老又黄的皮箱，安静地躺在桌上。满身的斑斑旧痕，仿佛正在默地追忆着主人的光荣往事。它的主人，不是诗人，也不是画家，而是革命志士——季恺。它的身中，装的不是诗情画意，而是革命情怀。这只皮箱是季恺的“老伙伴”。他携着它，从如皋出发——北上北京，聆听李大钊的亲切讲解，心中种下革命的火种；南回苏中，参加革命，统战友朋，驰援红军，支持革命……从少年到青年，岁岁如此：家财万贯的季恺，却清俭如一，从不弃用这只皮箱。直到表妹结婚，他才将这只皮箱送给表妹——季婉。季恺外甥朱舜云，也深知他的用意，以勤俭为荣，以享乐为耻，将皮箱保存至今，又无私地捐献给季恺事迹馆。

如今在古老的建筑中，皮箱与家书朝夕相望，焕发出别样的“青春”。那是因为《书怀示儿女》感动着不计其数的后人，当然作为季恺大儿子季馨最有感触。他回忆童年旧事，难忘父亲“一片真心，两个巴掌”的教诲。他8岁时，偷摸父亲的手枪与子弹。他12岁时，躲在玉兰树上睡懒觉。季恺发现后，两次都给了他一个耳光。季恺很少打孩子，唯有这两回。季馨对此一直铭记于心，但从未记恨，因为他深深理解《书怀示儿女》的内涵，人不能贪图享乐，更不能玩物丧志。从此，季馨立志像父亲一样，言传身教，给弟弟妹妹做出好榜样。

正当我心中感叹季恺家书的实用价值，恰巧一缕阳光穿过窗户，折射屋内，不偏不倚地洒在《书怀示儿女》落款中寓意安乐的“恺”字上。一刹那间，季恺的名字，光彩熠熠，颇为夺目。唯有像季恺那样，安于清贫，乐于奉献，这样的家庭和家人才会乐“恺”如云，德“馨”如兰。



龙年寻“龙”

□陈健全

玉兔辞岁拂冬雪，辰龙迎新又一春。得知南通博物苑“龙”重推出“万事兴‘龙’——‘龙’文物主题展”，兴致“龙龙”，便来寻“龙”。

这次南通博物苑遴选“龙元素”的馆藏文物，并借展常州金坛区博物馆、常州博物馆的珍藏，共计160余件，分“笔走龙蛇”“龙凤呈祥”“飞龙在天”“活龙活现”“龙生九子”等五个部分，展示“龙”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及影响，让大家感悟“龙”的文化内核。

起首龙年说龙，可谓画龙点睛。“龙，其形有九似：头似驼，角似鹿，眼似兔，耳似牛，项似蛇，腹似蜃，鳞似鲤，爪似鹰，掌似虎。”龙，从最初的图腾崇拜，到秦汉时期的祥瑞之兆，再到明清时期的皇权象征等，龙的形象变迁生动展现了中华民族锐意进取、自强不息、开放包容的民族性格。从图腾到神祇，从符号到文字，龙的形象渗透到政治、经济、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社会和民俗等各个领域，表现出强大的传承力，形成了中华博大精深的龙文化。

沿着大红灯笼高高挂的走廊往里走，一件宋代的金龙片把我吸引住了。只见纯金捶揲的龙，腹身粗壮，龙首高昂，背鳍呈火焰状，鳞片遍布全身，双肢舒展，似欲凌云而上，遍行天下。“龙”欲大则藏于天下，欲上则凌于云气”，是向神灵传递表章的神兽，在唐宋盛行的投龙活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件金坛博物馆的金龙，与我春节在苏州博物馆见到的北宋真宗时期投龙一样，想必也是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吉祥物。

“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的龙，深受文人墨客的垂青，留下了众多以“龙”为题材的作品。金龙旁摆着的文房四宝，就有木雕云龙如意头、云龙纹端砚、浮雕云龙象牙笔

筒、笔洗等。龙之所至，仿若文思遨游，曲张有力，挥洒自如，在书斋中构筑起一片远离尘世的精神家园。于是，每每笔走龙蛇，胜如李白《草书歌行》的“时时只见龙蛇走，左盘右亘惊旭电”。几件书画，如清代林则徐、曹鸿勋的行楷八言联，以及程云、周渔墨龙立幅等，恰如龙蛇舞动，笔势雄健，风格洒脱。尤其是程云的墨龙之作，所绘墨龙兴云吐雾，昂首瞋目，张牙舞爪，飞腾于宇宙之间；水墨层层渲染云气，如翻江倒海，衬出龙的乘时变化，活灵活现，威武雄壮，难免让人想起《三国演义》中曹操煮酒论英雄时的高论“龙之为物，可比世之英雄”。

一路寻踪，“含龙量”满满，有“飞龙在天”，有“龙腾虎跃”，有“望子成龙”，有“鲤跃龙门”等等，可谓万事兴“龙”。首次亮相的平绣云龙纱套服，累丝龙纹金带扣与蹀躞、双龙耳乳钉纹玉杯、天蓝釉塑贴龙纹长颈瓶，以及张謇先生于天坛收集而来的明代绿釉云龙纹圆瓦当、黄釉瓦当等，一对明代铜板圣旨更是吸睛。听讲解，这是1958年张謇女士捐赠的张謇旧藏。铜板圣旨造型为鸂鶒跌脚，底座上镌展趾牙咧嘴、虎眼圆瞪、鹿角前耸、龟背驮碑。碑额有两条蟠龙攀爬额，曲身向下作“二龙戏珠”状。碑额正中铸有“圣旨”二字，碑身铸圣旨，为明成祖朱棣于永乐元年（1403）为光大儒学而颁布铸造。整个器型敦厚、古朴威严，铸造精致，铭文苍劲秀美，着实珍罕。

意外惊喜的是，还饱览厄藏神秘的皇室之器——“热河行宫”之器。“热河行宫”即承德避暑山庄，清代皇帝避暑和处理政务的场所。清康熙黄地绿彩团龙纹盘、五彩鱼龙盘，雍正青花龙纹碗、青花龙芝盘，乾隆青花双耳绶带葫芦式扁瓶、青花二龙赶珠杯等等，一个个宛如新出，闪着润泽晶莹的光。用收藏界的术语说，

谓之“库出”。它们由于长期封存，未经空气氧化，器身光洁，“火气”犹存，又未经使用，器表极为纯净明亮，无一丝划痕，令人称奇。

当然，龙不是独行天下的，最具祥瑞意味的还是“龙凤呈祥”，它贯穿于家、国、天下之中。在中华文化中，龙既是神灵祥瑞，又是人们喜闻乐见的艺术形象。而凤凰是古代先民的一种鸟图腾崇拜，凤为传说中的百鸟之王。龙、凤代表着中华文化中的异质力量，他们和谐包容，自然“龙凤呈祥”，由“家”扩大到“国”，再扩大到“天下”，就是“天下太平”。由此，看宋代龙凤把镜、明代四乳龙凤镜、清代青花龙凤碗、豆青划花龙凤炉、粉彩龙凤瓶、龙凤舞花钱，乃至龙凤纹桌围帐等，莫不融入凤献瑞的情感。其中，一件清代黄地粉彩龙凤瓶特受追捧，观者如云。细看瓶口微撇，长颈，圆腹，圈足。通体以黄釉为地，粉彩为饰，颈肩部装饰有两条凸起的线条。口部绘有如如意纹，颈部绘蝙蝠、寿桃、寿字纹，肩部绘缠枝菊纹，腹部绘龙凤祥云纹，底部绘莲瓣纹、回纹。整体造型优美，花纹细腻，色彩浓艳，寄托着龙凤呈祥、福寿永昌的美好寓意。此外，有一对珊瑚红地开光粉彩龙凤风炉座，也极讨人喜欢。它通体施珊瑚红釉，器外壁白色开光内绘龙凤纹，色彩艳丽，无疑给新春添了一抹喜庆祥和之色。

出口处，一面红墙上置有3个CD播放器，一群家长带孩子正在放《龙的传人》《小龙人》《龙拳》等一首首耳熟能详的经典老歌，歌为心声：“古老的东方有一条龙，它的名字就叫中国。古老的东方有一群人，它们全都是龙的传人……”



南通迷人作品评析(三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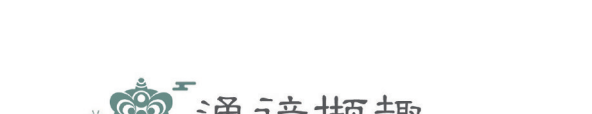
“撤屏视之，一人、一桌、一椅、一扇、一抚尺如故”（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

作者：王栋臣 评析：杨耀学

此谜面出自清代林嗣环《口技》，写的是一场精彩逼真的口技表演。以八尺屏障为隐身，只听其声，不见其人，以口齿唇舌喉鼻发声器官模拟各种声音，表演了一家四口夜卧醒梦和火起后众人惶恐的两个场面。其惟妙惟肖到什么程度？竟使听客如身临火灾现场，“变色离席，两股战战，几欲先走”。该文的开头和结尾，两次写到“一人、一桌、一椅、一扇、一抚尺”，抚尺又叫“醒木”，是引起听众注意的木块。谜面所引为文章末句，演到高潮，戛然而止“抚尺一下，群响毕绝”，撤去围幕看里边，一人、一桌、一椅、一扇、一抚尺，还和原来一样。谜作者用经济学家的名字“张五常”点出这个背景。“张”，打开看究竟，这是众视、审视；“五”，人桌椅扇尺，恰好五个“一”；“常”字极其精辟，有三意。一是呼应，“常”就是老样子，恢复如常，如前，如初，如故；二是素描，“常”就是普通，平凡，毫无特殊之处，都是素常物件；三是反衬，以常托奇，益见其奇，器物常更显技艺奇。本谜抓住了“常”，就得到了《口技》一文精髓。

《口技》选入中学语文课本时，课后习题是：为什么文章首尾都写到“一人、一桌、一椅、一扇、一抚尺”，这有什么意义？可见这是文章之文眼，张五常就是点睛。清代《虞初新志》的编者张潮曾赞曰：“绝世奇技，复得此奇文以传之。”我们不是也可以说“绝世奇文，复得此奇谜以广之”吗？

需要说明的是本面之句选入课本时，“如故”被改为“而已”，本谜作者以原文示人，引起人们重读并考证此文，增长知识，可见其渊博学识和严谨的治学态度。（南通市职工灯谜协会供稿）



通谚撷趣

凤仙花籽

□黄步千

凤仙花籽：说人脾气暴躁，像凤仙花籽，一碰就蹦。跟好人学好人，跟着傻子跳假神：学学好坏要选好。跟哥哥进城：小的跟大的跑，再错也是大的错。飘俏：赶时髦，出风头，老扮嫩。眨词。敲木鱼：反复叮嘱。输赢这条号了：反正这个样子了，横竖到了这一步。扇风：因转动、舞动、挥动生风。把滑：说“可有把滑？”是问心里可有数？提醒小心谨慎，防止事情出现意外。回“没有把滑”，是说没数，不保证。挨人走东：不安好心。指指戳戳：遭人非议。

搬经剪影

□赵宏建

一直想去搬经看看1500多年的古树。据《如皋县志》记载，搬经镇卢庄村有一棵古银杏树，雄性，树龄达到1500年，为如皋现存古银杏中最长寿者，树高30米，“树冠由4个大分杈和7个小分杈组成，最大分杈直径95厘米，似一把利剑直刺天空……”2008年1月，据中国林业出版社出版的《南通古树名木》记载，这棵古银杏树2米处胸围达8.7米，胸围之大为江苏之最，树龄为南通最高龄。古银杏树所在的地区，在历史上属于如皋古岗地，成陆在6000年前左右，这里已成为长江入海口长江北岸最前端。西接通盐河，东入海，为南通地区最古老的陆地。

这次《西乡情韵》公众号组织到搬经参观学习，黄文龙先生邀请我参加，我欣然前往——这可是我多年的念想。搬经有轰动中国文坛的文学作品《伤痕》的作者卢新华，有寄了好几本诗集给我的卢锋利，有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丁捷，还走出了张枫、曹剑、鞠健夫等名人。这里有唐僧取经归来搬经、晒经的传说；有岳飞拴马的老槐树；还有香火甚盛的千年古刹绍隆禅寺、太阳古寺；当然也有红色遗迹传承的时代记忆——五一农民暴动遗址、如西县政府所在地；还有土山村那人头攒动、热闹非凡的传统庙会；有105岁生活独立自理的陈二木匠；有南通非遗令人回味无穷的猪头肉……陈锦祥老校长讲：传说很早以前，如皋的西乡有座古庙，旁边住着几户人家。一天早上，姑嫂两个到井里抬水，第一桶打上来一条河鳊，以为它是落下井的，不曾在意。第二桶又打上来一条泥鳅，这回就觉得奇怪了，他们就到庙里去诉老和尚。老和尚一听，说：“不得了！井里的蛟龙要升天，弄不好还会发大水。你们快点回去叫乡邻搬家。”姑嫂两个走了。老和尚又叫小和尚赶紧把经书扎成一捆捆的，搬到西南边的高墩上去。经书都搬走了，老和尚沐浴更衣，拜过天地佛祖，就坐在井栏旁边念经。半夜时分，井里“轰隆隆隆隆”一阵响，飞出来一条蛟龙，张牙舞爪。老和尚连忙跨到它身上，按住头角不准它瞎动。那蛟龙扭啊扭，在地下拱出一个深塘，然后一路摆着尾巴，爬沿河沟，飞上了天。幸亏老和尚镇住蛟龙，这一带不曾发大水。不过老百姓都离了家，边跑边问：“跑到哪里去呀？”有人就说：“到和尚搬经的高墩上去。”那个高墩方圆三里，本来只有三户人家，后来变成市镇，人们就将此地叫作搬经，现在则是如皋市搬经镇。

不管是这里的先民搬出“四书五经”教育下一代，还是唐僧师徒搬出潮湿的经书在此晒，无不洋溢着厚重的文化味道。搬经镇位于如皋市西部，北依海安县，西接泰兴市，素有“如皋西门户，秀美金搬经”美誉，是全市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建制镇，为全国重点镇、国家卫生镇、全国文明镇、省重点中心镇。搬经厚积薄发，取得了长足进步，甩掉了落后的帽子。

我感兴趣的是搬经镇建设高标准农田网1万亩，申报绿美村庄1个；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新增高标准农田1.35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入选全省首批高标准农田示范项目。农村环境长治久美，统筹推进文明典范城市创建、河道整治、旱厕填埋、垃圾治理、庭院评比等行动，人居环境考核名次不断前移。搬东社区成功获评省级特色田园乡村。

搬经，潜泽也。搬经人依水而居，倚水而生，它是每一位游子心中的净土与乡愁。在拉马河西岸的卢庄村，我们邂逅了这棵号称南通“树王”的古银杏树，它巍然屹立，似一把巨无霸的大伞一股覆盖着地面，枝繁叶茂，生机勃勃。站在它面前，我顿被一种强大的生命之光所震撼，所征服，觉得自己的渺小和卑微。

“银杏自无语，风落华径深。”1500余年的沧桑岁月，拉马河水清新飘逸的自然风光与银杏树厚重古朴的历史影像交相辉映，古银杏树一直陪伴和见证着搬经人的豁达、明理、勤劳和仁爱，它的每一棵丫里都记载着这片土地的发展史，它的每一片叶子上都书写着无数人们的耕耘奋斗史。